

許子東宋以朗相聚「名作家講座」

張愛玲傾城之戀 香江譜傳奇

原定於去年開講的「百年張愛玲：香港的傾城之戀」於日前在香港書展期間舉辦，學者許子東、張愛玲遺產繼承和執行人宋以朗相聚「名作家講座」，既講張愛玲的各項出版物，亦講述她的「傾城傳奇」。新冠肺炎疫情下，無阻一眾「張迷」前往聆聽。

大公報記者 劉毅

書展活動

張愛玲與香港淵源甚深，她就讀於香港大學，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日佔香港後，才中斷學業輾轉回到上海，其後曾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兩次重返香港。她與宋以朗父母的相識就在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間。「我大概在十二歲時見過張愛玲一次。當時感到就是一位普通的阿姨，高高瘦瘦，說一口上海話。早知道當時請她選擇一篇作品讀，繼而將錄音留給我，該多好。」宋以朗笑稱。

《第一爐香》將上映

一直以來，張愛玲的書與影視劇都屢見不鮮。今夏，由香港導演許鞍華執導電影《第一爐香》將正式上映。

談及此處，宋以朗介紹說：「電影陣容強大，不僅由王安憶擔任編劇，

音樂監製則是坂本龍一。」他與許子東展示了二人在《第一爐香》中出演富商的客串劇照，「如果戲分沒有被刪，應該有兩至三秒的鏡頭。」宋以朗道。

為了是次講座，宋以朗準備了一系列幻燈片，不僅展示張愛玲的出版刊物、書籍、上演影視劇、話劇、有聲劇，更有與之相關的文創產品。許子東笑言由張愛玲可延伸製作女性專用的口紅和指甲油，而



▲許鞍華電影《第一爐香》劇照。

提及女性，許子東認為解讀張愛玲的關鍵在於理解她背後的華麗與蒼涼，「張愛玲筆下的女性並不是完全依靠男人，她們在依附男人時有自己的奮鬥和掙扎。」

許子東認為張愛玲《第一爐香》中的姑媽利用葛薇龍作為引誘男人的誘餌，可看作是晚清至現當代中國小說，有關「青樓家庭化」與「家庭青樓化」流變過程中的重要轉折點。他推薦讀者可以比對郁達夫的《秋柳》和張賢亮《綠化樹》。

許子東續稱：「在一般文學創作中，母愛是值得被歌頌的存在。但在張愛玲的筆下，母親會關懷女兒、也會控制女兒、向女兒索取，要求她感恩，我個人認為這一點在現代文學上都十分少見，值得更多人的關注。」

資料圖片



▲宋以朗（左）、許子東對在「百年張愛玲：香港的傾城之戀」上對談。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張愛玲與香港淵源甚深。網絡圖片

今年恰逢魯迅誕辰一百四十周年，學者許子東於香港書展「名作家講座」以「重讀阿Q：奴才還是奴隸？——魯迅誕辰140周年」為主題舉辦講座，論述焦點是魯迅筆下的「奴隸」和「奴才」。

許子東着重談到了他在重讀魯迅作品時的新發現——「奴隸」與「奴才」二者的關係，並將其對於「奴隸」的定義做了一番總結：「魯迅對『奴隸』的定義：其一指清代的臣民；其二是那句『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第三種是魯迅《燈下漫筆》中那個故事，可以延伸是自己的一些權利被剝奪後，再次獲得一些，內心反而感到歡喜；再有就是做了老牌『奴隸』，沒有辦法掙脫，卻從中尋出了美，繼而陶醉，如此便成了萬劫不復的『奴才』了。」

提及魯迅的《阿Q正傳》，讀者都會想到這個小人物的「精神勝利法」。而今許子東看來，阿Q恰恰符合魯迅筆下「奴才」的特質：「既可以在困苦中尋找快樂，而且還是被欺負者與欺負他人者，如他在被比自己強者、比自己弱者都打敗後，想到還有可損害的小尼姑，這就是很典型的『奴才』心理。」

日前，許子東出版了新書《重讀二十世紀中國小說》，撰寫了相

當篇幅談魯迅。講座當日，他話鋒一轉，提到魯迅筆下亦有很典型的知識分子形象——《狂人日記》反映的是最激烈反抗的知識分子。「而更多的是士見官欺民，救不了。另一種就是《阿Q正傳》中的『長衫人物』，他們圍觀阿Q被處刑，做了統治者的幫兇。」許子東表示。

今年是魯迅誕辰一百四十周年，今天的讀者再讀魯迅主要為什麼？許子東在講座後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稱：「魯迅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他獨立思考，堅持理想，不會屈從權貴。誠如當年毛澤東所言：『沒有絲毫奴顏和媚骨。』」

內地電視劇《覺醒年代》近日在香港播映，劇中就有內地演員曹磊扮演的魯迅。劇中的魯迅憂國憂民、冷靜睿智，卻又不失其「日常化」，譬如會在等待友人開飯時呼一聲「餓死了」。曹磊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言，他會給魯迅增添幽默感，但這並不容易，「因為魯迅的幽默是滿腔悲憤下的一種自嘲」。

大公報記者 劉毅

▲魯迅著作《阿Q正傳》講述小人物悲歌。

阿Q是奴才還是奴隸

許子東重讀魯迅作品新發現

古書收藏家王強譯《破產書商札記》緣起

枕邊書

書展期間，古書收藏家王強攜個人第一部譯作、英國作家威廉·達玲（William Y. Darling）著小說《破產書商札記》，以「書與書店不朽：我為什麼譯《破產書商札記》」為題，日前在會展中心舉辦講座。王強於講座中分享與該書的緣分：「一九八八年我在紐約買到這本書，作者以英國式幽默探討生命。它是我的枕邊書，不知不覺伴

我幾十年，書中的愛書人亦讓我感同身受，因而有了此次譯作。」講座取名為「書與書店不朽」，則希望表達在電子化時代，傳統書籍仍具重要意義。

《破產書商札記》於一九三一年出版，講述一個書商經營一家最後破產的書店的故事。王強分享該書背景，說：「原著中書商經營的書店，原型為作家居住附近的一家書店，作家後來買下了那個書店。」王強的該書中文譯作由牛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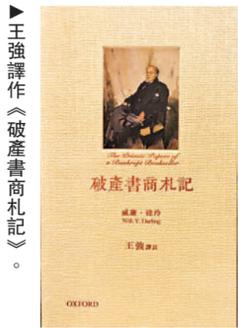
大學出版社出版，特別的是，這不僅是一本翻譯本，原書融在行文的大量引文，還由他悉心註明了出處，還標示了原作者的幽默和雙關語。憑藉幾十年的搜書藏書經驗，他為愛書人繪畫出一幅書籍地圖。

王強為真格基金聯合創始人，新東方聯合創始人，獲牛津大學哈里斯、曼徹斯特學院授予學院基石院士，同時為古書收藏家。作為愛書人的他，亦淺談虛構文學的意義：「知識可以用來驗證真實或假象世界，而虛構文學以想像突破生存界限，讀虛構文學能夠體驗生命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

講座由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唐小兵主持，他與王強為北京大學校友，兩人同窗四年，至今相識逾四十載。唐小兵分享讀後感道，該書譯文筆觸沉着、形式豐富，「不光透出對破產書商的思考，同時也有對西方文學史上詩歌的精彩翻譯」。大公報記者 李亞清 文、圖



▲王強（左）在「書與書店不朽：我為什麼譯《破產書商札記》」講座現場。



▲王強譯作《破產書商札記》。

《國運你信不信？》評彈時事

新書出版

【大公報訊】資深傳媒人、《大公報》「維港看雲」專欄作者郭一鳴新作《國運你信不信？》，近日由鏡報出版社發行。



▲郭一鳴新作《國運你信不信？》日前出版發行。

《國運你信不信？》是郭一鳴的第三本評論文集，全書收錄了一百篇短文，大部分是他於二〇一九年四月至二〇二一年五月發表在《大公報》「維港看雲」專欄的文章。這一百篇短文記錄了作者對近兩年來發生的一些重大時事新聞的解讀分析，對一些社會事件和問題的觀察思考。

香港珠海學院校長李焯芬、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以及《灼見名家》社長文灼非為《國運你信不信？》作序。該書正於香港書展及全港各大書店發售。

「那一剎，我看到讀書人的風骨」

論壇有感

阿祖

如果說，一份工作能夠讓你和自己曾經欽佩的人結識，甚至成為思想契合、惺惺相惜的好友，那一定是這份工作最好的饋贈。

到港工作的因緣，應邀參加了香港書展「中環一筆」叢書發布會暨論壇。發布會很高質量，作者多為香港思想文化界的名筆名家。而且，三觀正、有才華。

盧業樑先生的致辭並不長，卻意味深長，至今仍值得回味：「那一年，我們出了《我們是香港真本土》一書，大家把自己的本土故事寫出來。從那以後，很少有人再就本土這個問題炒作了……當然也有不開心的時候，有人在連登攻擊和炒作。儘管風風雨雨，『中環一筆』仍然堅持以我們的所見所思，為我們熱愛的香港，爭取一個客觀、公正、理性的輿論環境」。他拿出自己曾經參加中學會考的中文課本，當時的必修課程，不可不讀。他緩緩讀出那時的書目和必讀文章篇目：楚辭漢賦、唐詩宋詞。他說，這些文章中，有中華文化的輝煌和驕傲，有中華傳統的道德規範、行為準則、歷史責

任。這其中，有傳承和血脈。可惜的是，之後的一批年輕人，在學校教育中受到的這種薰陶越來越少——教育，中文與歷史的傳承，是文化認同的根。

作者交流環節，還是對屈穎妍女士那段話印象深刻：有人問我怕不怕？我想，如果抗日戰爭時期，哪怕手邊只有一把刀、一根棍，我都會是那個衝出去殺敵的人……不要問我怕不怕。連那些犯法的人都不怕，我們又有什麼好怕？另一位女士潘麗瓊，說到自己因為擦警而被罵被起底，更有友人割席，但這些，和警察、警嫂及他們家人所受之痛苦，只是微不足道……

問答環節，一個提問者問到，如果資本主義的「民主」不

能有利於香港的民生問題，那我們還要資本主義控制香港嗎？——他說的時候有些激動，普通話並不標準。之後，一位老者，香港亞洲歌舞團的團長，說他要感謝屈穎妍女士，雖然屈女士並不認識他。他曾申請舉辦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的歌舞晚會，但是被西貢的區議員否決了，他很憤怒，聯繫了屈女士，屈女士有為他發聲。現場響起掌聲。這位老先生，應是港人，普通話不算太標準。之後，一位女士，站起來說，我覺得，香港的問題就在教育。三位言說者，都並不善言辭，但那種不吐不快、需要從喉嚨間擠出聲音的表達，分明能讓人感到「沉默者」久不得言說而終於能夠開口的爆發。

如叢書的編纂者，《亞洲週

刊》副總編江迅所言：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做，誰做；再加一句：我們不寫，誰寫？

其實，內地及外界輿論場或不了解的是，這些年的香港，始終有這樣一群人，在反對派的喧嘩與謾罵，甚至威脅和人身攻擊中，堅持着思考與發聲，留下屬於自己和時代，在當時或許微弱，但卻不息的聲音。

在彼時的香港，發出這樣的聲音，需要勇氣。而不畏流俗、不懼風險，以自己的良知和思想堅持己見，難道不正是值得仰慕與欽佩的讀書人的風骨？

論壇的主題，是《立足大視角 變革新香港》。

其實，香港已經在悄然發生着變化，雖然我們都知道，過程會很艱難，但總有希望。至少，提出問題，便是解決問題的開始。今日所聞論壇中那些堅持的聲音，與其說是火花，不如說是潛藏於許多港人心中，之前被壓抑卻一直存在且生生不息的火種。它們從未遠離，只是需要被喚醒。

我是樂觀主義者，雖知變革香港的不易，總願意相信明天。



▲發布會暨論壇上，屈穎妍（中）發言。